

海南过冬候鸟

□陆汉洲

“请到天涯海角来,这里四季春常在。”歌声里的海南美,美在它四季春暖花开、瓜果飘香;美在它具有“明媚的阳光、澄清的海水、柔软的沙滩、满目的绿色、清新的空气”国际旅游岛“五要素”;美在宋代大文豪苏东坡笔下的美丽诗句:“九死南荒吾不悔,兹游奇绝冠平生。”当年他因赋诗讥讽朝廷而被发配海南3年,这是他离开海南岛时心迹的真情流露:海南风光为他平生所见最美,即使死在海南也绝不后悔。

能在海南拥有一套海景房,于入冬前像候鸟一样飞往海南,享受一段如梦般的阳光、沙滩生活,曾经成为多少人的美丽梦想。

南黄海之滨老家启东的冬季,虽不及“三北”地区那么寒冷,但湿冷的这个季节也是十分难熬的。然而,面对那段以温饱为满足的日子,我感觉那个美丽梦想,离我太过遥远,或许遥不可及。

我和老伴都是共和国成立后出生的“50后”,今年均已70周岁。老伴是教师,当初中工资34.5元,我在部队提干后最初的工资加海岛补贴也就60元。在老家盖了两间五架头瓦房作为婚房,还借了一屁股债,而且外屋的窗户连玻璃也没能按上,便以挂一张芦苇席子遮挡了事。即便后来从部队转业进了城,并在建筑企业任职,但给儿子在城里买婚房时,还是欠了数十万元债,而且房子仅为普通两居室。

当进入新时期、新时代,我和老伴都成了共享改革发展红利的受益者。随着教师地位的提高,老伴的工资逐渐超过了我这个企业军转干部。而在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中,我也成了企业股东。除工资奖金,年终我还有分红。这些年,我们的退休金也是连年涨,日子越过越红火。于是,曾经以温饱为满足的我们,也大踏步迈进小康人家之列。从而使一度沉寂了的曾经的梦想,开始于心里躁动起来。5年前,我和老伴便将曾经遥不可及的美丽梦想变成了触手可及的精彩现实。

那年冬季,我和老伴带着放寒假的孙子从浦东直飞海南。并相约,待儿子儿媳放年假后,我们全家就一起在海南过春节。

作为并非长住的候鸟型度假房,我们选购的海景房并不大。然而,当我们站在21层自家的阳台上,往直线距离仅500米左右的海边眺望,那浩瀚南海的柔波碧水、长达数千米的白沙银滩、繁盛茂密的绿色椰林,一览无余。闭上眼睛回味一番,须臾,恍若神游在梦中。

孙子总嚷嚷着要看南海日出。清晨,高隆湾海滨沙滩上,已有许多游人开始晨练了。其中有许多小区里来自东北、四川、重庆、京津冀和江浙沪等地的候鸟型邻居,包括南通老乡。有人还支起了摄像机、单反相机三脚架,摆好了抓拍南海日出瞬间的架势。更多的是拿着手机,边走边看日出前海上不断变化着的云水光影。天边水色由暗而亮,由白亮而浅红,再金光点点,金光闪耀。当一缕被染红的云朵从清澜半岛前端凸出飘过,一轮血红的旭日便在南海涌动的海面上冉冉升起。并不见它有喷薄之势,倒是有点儿羞涩之态:不好意思,让你们久等了!

下午4点多,我和老伴带着小睿到海边踏浪、嬉水、拾贝。见有小伙伴在沙滩上挖沙堆山、筑城,他也堆筑起了一座名为“水晶城”的城堡。面对上涨的潮水汹涌而来,“水晶城”将毁于一旦,小睿涨红了脸,拼命挖沙筑堤救城。但怎能挡得住来势汹汹的大海之潮?面对此情此景,小睿拿着彩色铁锹,开心地站在水水里,任爷爷奶奶为他拍照留影。

往回走,经一片椰林,发现椰子卖。噢,全是原生态椰汁哟,我们就悠悠然地坐于椰林下,捧着椰子喝椰汁,真够享受的。几张照片发到朋友圈,引来无数友人点赞。

有人说,不到三亚,等于没到海南。大年初二,我们这三代五口之家便乘坐环岛高铁,体验三亚自助一日游。游南山寺,那里有闻名遐迩的南海观音;去天涯海角,那是一道阳光、沙滩、蓝天、碧海和石刻等组成的“观光美食大拼盘”。我们在沙滩漫步中享受浪漫,在乘坐游艇劈波斩浪中与激情相拥……

当晚,我们回到属于自己的那套海景房里。我躺在床上浮想联翩,我想,寒冷的冬季,一个来自南黄海边的小康之家,能在美丽梦幻中的南海边度假,享受如此神仙般的幸福生活,应该感恩这伟大的时代。



中共南通市委宣传部 主办
南通报业传媒集团 承办
南通市作家协会 协办
投稿邮箱:ntbyfk@163.com



百合

孙镜福

随南风前去枇杷园

□巫正利

初夏,常忆起明代人杨基《天平山中》诗句:细雨茸茸湿楝花,南风树树熟枇杷。徐行不记山深浅,一路莺啼送到家。雅致的诗人、清新的诗境,叫人说不出的喜欢。它魔幻一般催我从城市回归乡村。当然,这不是烟火红尘中人说走就能走的旅行,不假以时日难以兑现。好在去城郊看南风吹拂下的树树熟枇杷,这愿望还不难实现。

克明村就在城乡结合部。一晃神车子已经到达一户农家门口。主人家总共种植了两亩八分地的枇杷树,他领我们前往其中那片八分地的枇杷园。有20来年农村生活铺垫的我,一旦再往田地里走,即使人到中年,还是难免落入那个笼中鸟儿的俗套比喻里——一路上,放飞的小心脏噗噗噗,跳得激动又欢喜。

走不多远,路边一畦羊草不像是野生野长,葳蕤繁茂,高者已及我肩,锯齿边缘的叶子宽大翠绿。本地人叫它羊草,顾名思义,是羊可以吃的草。我熟悉故土上不少猪牛羊的食料,难以想象成天慢条斯理精细地嚼着小草小花的羊,如何高扬起头来,把这高大威猛的植物卷进它的嘴里。

鸟之道

□张进荣

观鸟,是生活中的一部分。

这些天,不论什么时候,总有一只咕咕鸟窝在巢中,片刻不离。应该是一公一母轮流在孵卵。但因距离较远又高,加上母色都是灰褐色,所以很难分清哪只是公,哪只是母。一个周六的中午,我正搂着孙子西米斜倚在沙发上看电视,忽然传来儿子大声又兴奋的声音:小鸟出来了!

祖孙三人挤在二楼窗前,西米踮起小脚,急切地嚷着:“爷爷,我看不见小鸟!”我躬身抱起他,让他站在窗台上。只见香樟树黑褐色的梢枝丫间堆着一团约中号篮球大小的鸟巢上,一只不知是公或是母的咕咕鸟,正耷拉着两只翅膀覆盖着整个鸟巢,不一会儿,好像有什么蠕动,只见从一侧耷拉的松散羽毛下,钻出一个小脑袋,一会儿又缩了回去。不一会儿大鸟另一侧又在蠕动,稍后就从羽毛下摇晃出一个颜色与大鸟翅膀,与鸟窝与树的枝干几乎一样颜色的小脑袋。

绿树听鹈鹕,红花逗黄蜂,此刻仿佛时间也静止了。突然,“嘎——”一只黑色的百寿鸟,掠过鸟巢上方,发出一声很不友好恶作剧般的叫声,打破了方方的宁静。咕咕鸟快速转头,紧张地扫视着百寿鸟,好在它消失在远处树影中没有再来。

百寿鸟,是当地一种与人群相居很近的常见鸟,体型比咕咕鸟稍小,但要凶很多,经常怪叫着追逐驱赶,在平静觅食嬉笑的咕咕鸟。它也是一种十分聪明的神奇鸟类。大约4年多前的一个周日上午,我正在安心看书,忽然被一声“嘎——嘎——”惊扰,总觉得鸟的叫声与往不同,显得焦急不安和悲伤凄惨。

寻声移步二楼,声音是从卫生间窗口传来的,一只浑身灰黑的百寿鸟,尖叫着从对面楼房窗台上俯冲过来,滑过卫生间的窗前,又“嘎——”叫着回到对面的窗台上,反复这样。我站在窗前,不解地看着它在叫声中飞来飞去。忽然惊醒,快步打开窗户,探头望下,只见窗外的雨沟里,有一只

觉得这草这名字叫得不可思议。很疑心,锯齿状的叶缘,会割到细皮嫩肉的羊嘴不?叶面上的细毛,会刺到它的喉咙不?没有亲见,就是不肯轻信。好奇心驱使,朝四周找了一圈,目光锁定近处闲坐于小屋门口藤椅上的老人——感觉他就是这片羊草的主人。向老人确认了一遍草的身份后,甘心了。继续朝前,路都走了好几步了,还是没忍住,我问身边的同伴:“它们,就这样生吃吗?”“当然是生吃!难道还要给它煮熟……哈哈……”同伴是“80后”本地人,不了解养猪,尤其不可能晓得我们小时候养护这种牲口时疼爱于它们的种种经历,她的哈哈大笑我完全理解。她笑我问出如此幼稚的问题,丝毫不影响我情绪。我傻傻笑着,跟她解释。

不知几时形成的意识,不论猪,还是羊,在那些有关家园的美丽诗篇里,它们都作为温柔又美好的意象存在。

再走过一块紫红色叶子的红薯地,经过河沟边几棵矮桃树,我们就飘进了郁郁葱葱的枇杷园深处。平生第一次置身于枇杷树林中,还是在黄澄澄的枇杷果儿挂满

枝头的季节。实在幸甚。伊甸园在神话里飘忽着,枇杷园在现实中美丽着。五月阳光穿过枝叶叶丛,在林间枯叶沉积的地面上斑驳一幅传统水墨画。枇杷树不拘高低大小,丰腴苗条,都是些清雅的美人身姿,无一长成俗物姿态。这些美人孕育的果实,那成熟饱满的模样,比青紫的葡萄都可爱,光鲜亮丽在枝头,叫你不舍得伸手去摘。除了色泽漂亮诱人,长得那个随性、自由,更叫人欣赏。两个并蒂的,三个紧紧依偎挨成一圈的,五个排成一排玲珑串儿的,独占一枝睥睨群芳的……或组合,或独立,合纵,连横,任我怎样结,怎样长,随我心意。它们只管到了季节,修成正果,各放异彩,就一树欢喜,一树圆满了。

直到有个同伴大概看下去我晃来晃去,担心我晃花他的眼,趁机向我炫耀他采的果都是成熟饱满最好的,为了让我印证他所言不虚,亲自将手中一个硕大的枇杷果撕开果皮,殷勤地递送过来。

汁水四溢,一股清甜,一直向下,浸润丹田。眼前的,舌尖的,物质的,精神的,美都在那一刻合二为一。甜美的人间生活,即是如此吧。

玉兰一瓣

灯下漫笔

刚刚长满灰绒绒羽毛的小鸟挤在角落里扑棱挣扎发出“叽叽”的叫声,显然,这大鸟是在焦急而又无奈呼救着。我忙回身找了只鞋盒,垫上些软布和餐巾纸,翻窗窗外的雨沟里,把还在叽叽惊叫的小鸟轻轻用手捧起,又轻轻放入盒中。先把盒放在窗台,再翻身入内,找出家里熬粥的小米,用一只瓶盖盛水,放入盒中。小鸟紧紧挤在盒的一角,虽然不再扑棱,但一直不安地叫着,不吃也不喝。于是,我只好用绳子把盒子绑在室外一棵紫薇树的枝丫上,不一会儿,一直黑鸟就飞落在紫薇树枝上,“嘎——嘎——”地叫着,但叫声明显没有那么急促了。

下午我出门,约4点后回到了家,小鸟、大鸟均不见踪影。约半月或20天后,也是一个休息天,妻子告诉我说,二楼卫生间窗外有只小鸟天天过来叫来叫去,有时就站在窗外的雨台上不停地叫着。于是,我就注意观察,只见一只浅灰色羽毛,红红的鸟爪,嫩黄黄的喙里衔着一只小虫子,有时是一只蛾子,就蹦跳在窗外的雨台上,歪着小脑袋,圆溜溜的小眼睛闪闪发光,盯着窗内的我,发出“呀——呀——”的叫声,不一会儿,又飞向对面的阳台上,“呀——呀——”叫着,一连十几天,天天如此。妻子若有所悟地说:“可能是那只被你救起的小鸟吧,它是来报恩的。”我呵呵笑了,但心里却是甜滋滋的,忙拿起手机拍下了温暖的画面。

想起多年前,我还住在师范桥新村,一个春天的晚上,被床头上空调挂机发出的窸窣声吸引,心想,不会有老鼠钻进去了?于是,攀椅打开外壳,没见任何异常。这时,又传来一阵熟悉的声音,寻声望去,是从外面挂机上来的。推窗一看,真相大白,原来在窗边的外机上、雨棚下,有两个成人拳头大小的用枯草泥巴搭建的鸟窝,两只大鸟头里尾外蹲在窝的外侧,窝里挤满了毛茸茸红彤彤的小鸟,声音正是它们发出来的。我用手电筒照过去,两只大鸟

紧张盯着我,我赶紧退身关窗,可能声音大了,吓得两只大鸟“嘎——”一声惊飞到对面楼的窗台上。我默默念道“没事,没事。”

次日一早,我便在鸟的叫声中起来,第一件事,开窗看望鸟一家。大鸟不在,我正探头想仔细看看小鸟时,忽然,“嘎——”一声嘶叫,一只大鸟从对面楼沿,张着翅膀直冲过来,几乎掠过我的鼻尖又飞向空中,反复几次。我惊吓得忙缩回身,关上窗户。见我没有任何敌意,大鸟重又飞落在对面楼沿上,歪着脑袋,瞪着圆圆的黑眼睛,仿佛随时准备冲过来。后来知道,百寿鸟总是成对生活,一只鸟外出觅食,一只在巢边守护家园;或一只在窝孵化,一只外出觅食,分工明确,恪尽职守。

一天午饭时,忽听到西阳台有扑棱扑棱的声响,我刚拉开窗户,一只大鸟忽然“嘎——”一声,斜飞天空,惊得我后退一步,低头一看,一只红红鸟爪,黄黄鸟喙,浅烟灰羽毛的小鸟在阳台铝合金搁架上扑腾着翅膀。我明显地感到,大鸟所有的动作,只有一个目的,就是要将小鸟推落下去。我的心倏地一阵紧张,心想完了,小鸟肯定要摔死了。忙推窗向下探看,只见小鸟已张开了浅烟灰色的翅膀,毫无章法地扇动着,东歪西倾,头下尾上,摇摇晃晃。这时,随着“嘎——”一声呼响,大鸟腾空而起,在小鸟前面滑出一条优美的弧线,小鸟竟扑棱扑棱抖动着稚嫩的翅膀,跟着大鸟飞向了远方。一声感叹,还好没干傻事。

这天一早,我习惯地推开窗户,香樟树上鸟巢已空空如也。咦?昨天下午还在的一双雏鸟,已不知踪迹,一股不舍和失望的思绪陡然升腾在心里。

人有三观,鸟的世界观、价值观应该是没有的,但鸟生观,我觉得可能是有的,尤其鸟之道是肯定有的。从鸟生观,鸟之道,看人生观,人之道,肯定有人是不如鸟的。社会上流行一句怵人的名言“鸟人”,现在看来,这真是亵渎了可爱可敬的鸟类,我想,鸟类一定会坚定地、异口同声地、不屑地对鸟类中的异类叫上一声“人鸟”!